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說解頤總論卷二
正釋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王燕憲

謄録監生臣李崇實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三

詩說解頤　　詩類

提要

臣等謹案詩說解頤四十卷明季本撰本字明德號彭山會稽人弘治丁丑進士官至長沙府知府本師事王守仁著書數百萬言皆發其師說是書其一也凡為總論二卷正釋三十卷字義八卷大抵多出新意不肯剽襲

前人而徵引該洽足以自申其所見凡書中改定舊說者必反復援據務明著其所以然如以南山篇之必告父母句為魯桓告父母之廟九罭篇之公歸不復句謂以鴻北向則不復為興下泉篇之郇伯為指郇之繼封者而言皇父卿士章謂以寵任為先後故崇卑不𦗟襍陳頍弁篇之無幾相見句為兄弟甥舅自相謂如斯之類皆足於集傳之外備說

詩之一解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亦頗引用之雖間傷穿鑿而義多微實究非王學末流以空談求勝者比也明洪武中大學士朱善作詩解頤四卷名與本此書相同然推陳出新則本此書較善多心得焉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序

詩遭秦火全經不存世儒收拾於煨燼之餘綴為三百五篇之數非古經也春秋諸大夫所賦之詩如野有蔓草之類所謂亂世之音也此乃孔子未正樂之前流於民俗習而不知正其在所删者班固乃謂詩三百五篇遭秦火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失經意甚矣詩之失傳大抵如此漢初言詩者齊魯韓毛四家而毛氏之傳自謂出於子夏著之為傳始露萌芽至於鄭

玄力主毛說而為箋以發其意於是毛詩行而三家之說廢矣自茲迄宋莫不宗毛小序之言據為定槩謂學詩而不求序猶入室而不由户也故雖大儒如程子嘗以已見發明其意而亦不以其說為非則若其傳真出於子夏者矣惟鄭夾漈作辯妄以詆小序而朱子取之亦為辯說一洗序說之陋而又為集傳以詳解之可謂有功於詩學矣特其所見猶泥舊聞而詩之大意不能超然悉會於言表則反有以起人復尋毛舊如東萊呂

氏之讀詩記者矣夫東萊朱子之同志也而猶不能信從則何以俟聖人於百世哉隋王通以諸侯不貢詩天子不采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而作續詩是經尚可續而況於傳乎張子曰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涵泳從容則忽不自知其解頤矣此說詩者以意逆志之宗旨而詩傳之所以可續也茍得其意而於詩學少補分毫則其為說雖朱子亦當謂其能繼志矣庶幾一解頤焉自漢匡衡傳載匡說詩解人頤之語而宋范處義

國朝朱善皆以解順名詩說則解順者釋經舊名也今
愚亦以是名書其名同其義不相襲也蓋於舊說多所
破之而一以經文為主書有總論二卷以提其綱正釋
三十卷則說正經者也别為字義八卷附於其後以補
正說之所未備而性情之本名物之詳一覽可盡矣
嘉靖丁巳歲三月既望紹興彭山季本書

詩說解順總論引

予輯詩說解順有正釋三十卷字義八卷比諸家舊說為詳然一以經文為主而於舊說多所破之覽者或未能悉達故述總論二卷以冠其端知總論然後知作詩之本義而考見得失由是而讀全經則條理分明可以得其指意之所在而凡與先儒之說有不合者可以照澈而無疑矣故總論者讀詩之要訣也今特摘出以便觀云

嘉靖壬戌歲冬十月晦日七十八翁彭山李本識於東郭書齋

詩說解頤總論卷一

明　季本　撰

總論

按朱子於詩序有辯說而六義於綱領又詳論之今考爲總論以見一經大意東萊呂氏讀詩記綱領别有詩樂删次及章句音韻訓詁傳授之目今亦損益其文而附論焉

大小序

鄭玄詩譜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
陸德明經典釋文舊說云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
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為大序今謂此
序止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無大小之異
范曄後漢書儒林傳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初九江謝曼
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
風雅之旨今傳于世
隋經籍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

仲更相潤色

程子曰大序是仲尼作又曰國史知得失之迹載其事於篇端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巳其下乃說詩者之辭而後人所附或有失詩意者或謂國史自作詩亦或有如此者不必盡是自作要之詩皆國史主之也程大昌攷古編范曄明言衛宏所序者毛傳耳則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併無别然有可考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

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之大序者宏序也鄭玄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合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玄謂序出子夏失其傳矣至謂六詩發序兩語古嘗合編至毛公分冠者玄之在漢葢親見也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無辭知其為秦火以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為也毛公於詩第為之傳不為之序則其申釋先後辭義非宏而孰為之也以鄭玄親見而證先

秦故有之序以六序綴語而例三百五篇序語昭昭然白黑分矣

韋如愚山堂考索詩之有序自太史採詩之時明乎得失之迹已叙其美刺之意於篇之首自美刺一言而下意者講師之說或出於子夏或出於毛公與衛宏之徒非一人之手故其存於詩者文辭重複不然則六亡詩之序何以只存首之一辭如白華孝子潔白之類是也蓋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而見故其序不詳緜衣之序高

子曰靈星之尸也以是攷之則詩序附益之辭亦皆非漢儒作明矣

今按毛詩大序本與關雎序合為一篇無大小之異也故蕭統全載此序於文選而謂為卜子夏作其分為大小鄭玄詩譜始言之亦不知其何所起也然亦但以風風也至末為大序至朱子則又以大序止於是為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以下仍屬於用之邦國焉以為關雎小序皆以意分之耳大序

之言雜取禮記周禮之文似皆後人所掇拾而以一國之事言風天下之事言雅又以政之大小為二雅之别則於經義多有不合此決非子夏所作也故韓愈議之而況可謂之作於孔子乎謂大序是仲尼作者程子始言之鄭玄以來無此説也至於小序則其失又甚矣太師陳詩之後雖或國史主之以入載籍未必親作詩且類為之序而義復多違觀其文辭重複非出一人之手蓋必經師之所次輯王介甫又獨

謂詩人所自製尤爲臆論如果詩人所自製則得詩本意矣雖子夏亦奚以加焉況未經秦火尚屬全經而何其爲說多有悖理之甚者邪但詩序篇義舊本合編而毛公爲傳始分冠各篇乃鄭玄所親見也則若毛傳之所從出而亦秦火以後經生非有得於孔門之宗旨者若衛宏則亦附著其說於古序之後者歟餘詳見朱子詩序辯說○按孔氏曰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别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

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詁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詁訓亦與經別也又馬融為周禮之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為註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為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今觀毛氏以古序各冠篇端而篇末又總計章句之數則其以傳附經毛氏當自為之故朱子曰序本自為一編別附經後至毛公引以入經蓋亦以此非後人所併矣但毛詩詁訓

傳自為一編則不知其併經而言歟或詁訓傳不以附經而序語則以别編仍附經後歟如此則併經附序者非毛氏也疑亦衛宏所為耳

六義

大序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

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為四始詩之至也

今按六義之名本於周禮太師風雅頌謂之三經賦

比興謂之三緯繼風而言賦比興者先即風而見三者之為緯也風者諷也民俗私相咏歌之辭有嘉人之善而感動良心者有刺人之惡而感動恥心者皆諷言也雅者正也彼此面相告戒之辭有官僚規詐而屬於小者有君臣訓諭而屬於大者皆正言也頌者容也公也臣子形容功德之辭有稱頌先君之德而追思者有稱頌時君之德而祝願者皆公言也亦面陳之而非私諷故與風人歌咏之體不同淫辭不

可以為諷邪辭不可以為正訣辭不可以為公但秦火之後詩篇錯亂多失故序而又雜以里巷狎邪之言則其義始不明矣詳見後删次條下風雅頌體亦有相兼者如崧高列於雅而曰其風肆好是雅兼風也但以作者本在雅非私諷之辭則不可以為風他如鴟鴞之有頌辭是風兼頌也但以作者本在風非面陳之辭則不可以為頌亦各從其類而已非以其音節之異而有三者之分也若吉甫作誦之誦則誦

說之誦非祝頌也賦只是直述事由以盡其情狀比則即物為喻意在言外然有二義有相繼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者興則因物發端引起下句亦有二義有取於義而發者有因所見而發者各隨文求之而已此六者不過見三百篇之綱領體例耳非興觀群怨之所係也華谷嚴氏乃以風雅頌不為三經而與賦比興自為三百篇中之六義則太師之言何不並言風雅頌而屬賦比興於風下以見雅頌之同例

乎其言亦太好奇矣章句中分别賦比興之例别見章句音韻條下○序言風處大指得之矣但以一國之事為風天下之事為雅則風亦有關天下之事者雅亦有關一國之事者恐不宜如是之過析也至以王政之大小為小雅大雅之分亦非名雅之本意而頌止告成功於神明則尚有臣子祝頌其君之德一節將何所屬乎此又偏辭也○變風變雅舊説王道盛則風雅皆為正王道衰則風雅皆為變是以時世

之盛衰分正變也如文武西周之盛世則為正成康以後治化不及西周則為變耳竊疑之破斧之在豳風淇奥之在衛風緇衣之在鄭風車攻之在小雅烝民之在大雅皆歌咏盛德之言不可以為非正而成王望治之時宣王中興之日平王靖難之初猶存先王之舊而皆謂之為變其心亦近於不廣矣夫文武周之盛世也其詩列於樂官者皆周召之手定其正不待言矣然成康之世亦有周召之遺風自此以至

宣王中間雖經夷厲之亂而宣王中興能復文武之業仲山甫尹吉甫諸賢在位其所采之詩必皆可與先王並美未必非周召家法也繼宣而為幽王繼幽而為平王而始東遷東遷又四十九年而春秋始作春秋之作以詩亡也然則東遷之初雖承幽王之無道而賢人如衛武公鄭武公者相繼為王卿士則太史所掌之詩未廢公論猶存不可以為詩亡而其時太史所采取者固亦瞽矇之所諷誦必具有成書茍

得其舊次無待於孔子之刪定而孔子之刪定乃為詩亡而發此與詩亡然後春秋作之意實相表裏也竊意詩亡之前太史之所采取者以之為正詩亡之後孔子之所刪定者以之為變亦可也正變之說本非經文而序說有之亦何所據況今列於風雅之詩意指差訛篇章錯亂未必皆得其所乎鄭氏緣此遂為詩譜列文武夷厲諸王之世而以周召邶鄘諸國分附其下歐陽氏又從而補其殘闕不過因序說而

强排耳何以必知其然哉至於孔氏為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之說則益贅矣餘詳見後刪次條下○序謂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若以為作詩則公卿大夫匹夫匹婦皆得為之而不可專言國史以為誦詩則太師之屬瞽矇之職而亦非國史所能與也朱子既論其非矣然華谷嚴氏以為古者有采詩之官其巡狩也命太師

陳詩以觀民風采得之後屬之國史國史明得失之迹謂知詩人所言之意也知其意在於哀傷人倫刑政之失發於情性而吟咏之以風刺其上蓋通達古令之變而思先王之舊也此皆詩人之意唯國史能明之故題其事迹於篇端也此說於義亦通今姑存之○史遷云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朱子引以明四始之義竊謂周南之首關雎固無異議若鹿鳴文王清廟之為

三始義則未安古詩散亡之後簡編錯亂者多矣豈可據此三詩以為始乎蓋四始者言風化之所由也

○風雅頌之次先後亦有義焉風以感發人之良心也人心正而後有正論故雅次於風朋友正而後君臣正故大雅次小雅君德正而後成功故頌次大雅然皆起於風而風以二南為本魯商二頌之繼周者諸侯之國有聖人之遺風焉亦可頌也周公商王之德異於他國故特舉而言之耳商有頌而夏無頌者

商則有宋存焉夏則杞不足徵矣詳見魯商本頌下

詩樂

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温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書益稷帝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

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以樂教國子

前漢禮樂志周禮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

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
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
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
蘩采蘋告於樂正曰正歌備
禮記鄉飲酒義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
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
儀禮鄉射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
蘩采蘋告於樂正曰正歌備

儀禮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太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

儀禮大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宫三終奏貍首以射

禮記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詩云曾孫侯氏四正具舉

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

禮記玉藻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旋中規折旋中矩

國語叔孫穆子聘于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今伶簫詠歌鹿鳴之三君之所以貺使臣臣敢不拜況夫鹿鳴君之所以嘉

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至秦穆公享之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文公四年秋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

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昔諸侯朝正於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来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文公十三年冬公如晉還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成公九年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成公十二年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

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賔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争尋常以盡其民畧其武夫以

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

襄公八年冬晉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

王以為子孫藏㓂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

十四年春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將執戎子駒支對以無罪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于會成愷悌也

十六年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曰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祈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

此敢使魯無鳩乎
十九年冬十有二月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
二十年冬季武子如宋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棠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二十六年夏六月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

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

二十七年春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

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宋之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

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欲辭福祿得乎

秋楚薳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

昭公元年春季武子伐莒取鄆楚告于晉請戮其使趙

孟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

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自齊聘于衛衛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三年冬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

子産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十二年夏宋華定来聘通嗣君也享之為賦蓼蕭弗知
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
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十六年春三月晉韓起聘于鄭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
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
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産賦鄭之羔
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

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宴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其國其能久乎

二十五年春宋公享昭子賦新宫昭子賦車轄

定公四年冬吳入郢楚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秦伯辭焉使歸就館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絶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論語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朱子曰舊說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

今按詩長言之則為歌歌則有高下疾徐之節而為聲律聲律和則為樂詩也者以聲之發者而言也樂也者以聲之和者而言也詩即樂也播之八音不過諧此歌耳古人之教最重於詩故先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取其言之得正者定為雅樂而使人歌之

以教國子冑子即國子也於凡人之不德者則使樂工以其所采納之言颺之於歌以興起人之善心此虞庭工以納言時而颺之以觀庶頑讒説之改過正與太師以六德為本而歌詩以為教者意同詩之教行則人心無不和而神亦應之錫以和平之福矣故曰八音克諧神人以和然則詩之所係豈不大哉○天子巡守命太師采詩觀風之云朱子以為諸侯采之以貢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樂官蓋本王通諸

侯貢詩天子采風之說夫詩由諸侯以貢而天子即受之以列于樂官則是無所去取也假令巡守之際諸侯有不德而諱言其惡壅遏民隱而不以上聞則將何以考之朱子又曰男女相與咏歌以言其情行人振木鐸徇路采之此言深得先王采詩之意但所謂行人者當為天子之行人也竊意得詩之後亦必使方伯覆覈其實然後報於天子以行黜陟而樂官可列焉作樂以宣八風太師之職也故使專掌其事

太師者天子之太師也孔氏以為諸侯太師則誤矣然則何以知方伯之覆覈也觀二南之稱周召則周召之所考定意可見矣○史遷謂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則古詩篇篇可歌也周南召南可以通用於閨門鄉黨邦國者也小雅則用之於黨類之間大雅則用之於朝廷之上頌則用之於祭祀祝頌之時各有攸主而不可亂惟風則取其言出於性情之正者領於樂官使人咏歌以時肄習而隨所用之蓋感動

人好善惡惡之心者莫近於風故風為通用之樂歌也二南王化之本於修身正家為尤切故以為風之首而學者所宜盡心焉若頌則不得為雅雅則不得為風於此一亂則雅頌失所如晉以肆夏享叔孫豹魯以湛露彤弓享甯俞三家歌雍以徹此皆僭亂之事也及觀左氏載諸大夫賦詩之事有斷章取義而理可通者有不可通者有舉里巷狎邪之言賦於燕饗之正會者此則鄭聲之亂雅樂士大夫習而不知

者也詩之雜亂甚矣孔子安得而不删詩以正樂哉及考孔子删詩正樂在定公十五年以後而諸大夫之賦詩皆在定公四年以前則其所賦之詩非孔子删正之篇也而可據以為古經之證乎如此則淫詩之列於國風者不可用於家庭不可用於賓客不得不起讀者之疑矣故程大昌以為詩有南雅頌而無國風其意以國風不可入樂而以南雅頌為樂名不列於六義之三蓋主小雅以雅以南與論語雅頌各

得其所之言為論樂者而不知詩即樂也今之國風非孔子之所删若果孔子所删之風安得不入雅樂哉大昌之言亦矯枉過正矣○賦詩斷章蒲盧癸之言也後儒於凡引他書以明義者因有斷章取義之說況詩之為教所主在興諷咏之間易於感發故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論道之言皆引詩以咏嘆之然皆切於事理無泛辭也惟禮記孝經出於漢儒之附會者則所引之詩每多泛而不切其後引詩者遂以為

無不可通全不知詩意之所在矣正如春秋時晉郤至引赳赳武夫之詩以告子反而以前章為美後章為刺一詩二章文同解異牽强孰甚焉雖諸侯大夫僭賦天子元侯之詩而亦不知其為過也故斷章取義可也舉其全篇而僭用之此豈詩之本教哉若韓詩外傳之斷章則借事以明詩也葢其所傳如此又別為一義焉詳見說理會編第十卷詩經條下○詩無完經古樂遂廢雖有雅頌之名而宗廟朝廷之所

用不知其的以何詩今禮家所記者雖畧存一二而於禮不合者亦不能無疑焉如射義言天子諸侯大夫士歌詩之節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其説本於周禮樂師騶虞若依賈誼以為虞者囿之司獸及歐陽氏君仁而不盡殺之言用之於天子之射可也貍首之詩今見於射義者亦為射發而曾孫侯氏之云則固諸侯詩也但大夫之用采蘋士之用采蘩於義何居若夫歌采齊以節趨歌

肆夏以節行似亦非所宜用之樂也鄉飲酒禮燕禮皆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夫鹿鳴魚麗南有嘉魚本皆燕賢者之詩可以為燕饗通用之樂歌四牡則征夫勞役之辭皇皇者華則使臣臨遣之辭南山有臺則臣下稱美之辭無預於飲燕也得無春秋時雅頌失所諸侯有歌此詩以燕群臣者其音節有傳而當時遂以此為常樂邪觀晉悼公享叔孫穆子亦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則可見

矣惟其當時之所通用故學記言教初學亦有小雅肄三之說而人遂以為正樂也至於合樂而用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蘋采蘩則益不知其何義焉意古者必有切於事理之詩而今不可考矣其笙歌合樂之節則因事而庶可見焉歌者協比琴瑟有玉磬者則亦鳴之琴瑟與玉磬皆堂上之樂書所謂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咏是也笙管鼓鐘堂下之樂書所謂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是也歌於堂上謂之

升歌貴人聲也堂下之樂合奏如商頌所謂鼗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鄉射禮註所謂合金石絲竹而歌之者謂之合樂歌終而以笙繼笙終而後合樂則言笙者乃專主笙也謂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為有聲無辭是以為笙之曲調也此朱子之確見但既有此名則宜有此詩既有此詩則宜有此歌不曰歌而曰笙又何邪竊意堂上之樂所重人聲堂下之樂單取笙而吹之欲其清也亦未有

不協歌者笙而無辭則有無詩之樂何以感發人心耶朱子之說特本於劉原父古無據也大射禮乃管新宫意亦如此葢必以管協歌主管而言耳孔氏謂吹管者亦吹笙笙管相將亦意湊之說也詳見廟制考義廟樂考成條下○新宫貍首𩝐之桑矣等篇雖儀禮禮記左傳所載然皆逸詩也其見於他書如此類者尚多此恐猶有世儒之附會且或孔子已删去之篇未敢盡信但論語素以為絢兮唐棣之華與中

庸衣錦尚絅數言則孔門之所親授也而詩皆無之此果見詩之多散失矣而可謂之全經哉

詩説解頤總論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解頤總論卷二

明　季本　撰

删次

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孔穎達曰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

也據今存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也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衛而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明說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為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

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

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删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

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

今按孔子言詩三百而今詩三百一十一篇亡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存者實三百五篇史遷以為取於三千餘篇之中是十而得一也今詩中國風為國止十五耳如使盡得天下諸侯之詩而删之奚啻十一然文武成康之盛太師已列于樂者必已傳於學士大夫如周南召南載文武之詩則先有

其名不待孔子刪詩而後有也其下昭宣盛時王者之迹未熄命太師采詩以觀民風而瞽矇歌之以待司樂敎國子者皆雅樂也自雅頌失所之後雖或不能無錯亂者而舊次亦必有傳焉至於東遷日久王道荐衰天子不采詩而詩之散在諸國者非有所傳聞訪問孔子安得一一而見之宜乎他國之詩固有不及錄者矣夫齊楚吳越之變於夷邾滕紀莒之困於弱如此類者或其國無詩或其詩不足錄亦無怪

乎其不與於國風也然當其盛時稱美賢君咏歌同類豈無一言在太師采取之列況宋之有微子衛之有康叔齊之有太公陳之有胡公皆先王時之賢諸侯也其國豈無愛慕之詩如衛武公之淇奥鄭武公之緇衣者而今皆無之至於逸詩則隨處附見不一而足得非全經之有散失乎且聖人所録以為教者將以正人興觀群怨之情必皆雅歌如史遷所謂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者是也而鄭衛

之音淫哇之語皆得列於國風使頌之者感動邪心則於孔子所謂放鄭聲思無邪者自相戾矣宋程文簡公有言淫詩之傳蓋出於里巷狎邪誦習之口秦火之後聖經不全漢儒取其里巷之傳者補綴其間以足三百篇之數蓋皆夫子之所已删而未有能辯之者耳近世王文端公先師陽明王公之說亦然可以見詩之非古經矣季札所敘觀樂次第其名數與毛詩相合但不言曹耳然曰自檜以下則固兼之矣

鄭元詩譜移檜於鄭前移王於豳下則以鄭併檜封王承豳世各就其類而言耳其敘互有後先本無意義也歐陽氏以季札所敘為周太師樂章之次第則穿鑿矣季札之言浮泛虛誇率非正論如以秦為能大魏為明主豳為周公之東小雅為周德之衰皆邪說也况其時詩樂未經孔子刪正篇章必多乃欲一時請觀似亦難遍而其國數又與毛詩適合無所增損得非左氏之學與毛同出一宗而附會其說歟蓋

左傳出於張蒼之家蒼為淮南王相稍在大毛公前二家之學蓋相聞者也未可遂以左為先秦古書之據若其諸國諸篇編比則秦火之餘頗多錯亂或以風而雜雅或以雅而雜風至於二南三頌皆無舊次可求故鄭氏之譜與歐陽子叙次之言皆穿鑿之說也

章句音韻

國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

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論語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孔穎達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為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為一言趙簡子稱子太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為一言也秦漢以來衆儒各為訓詁乃有句稱風雅之篇無

一章者頌者述成功以告神故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也商頌長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所作之意不同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耳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為辭雖在句不以為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為韻左右流之寤寐求之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是也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韻者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之類是也

朱子曰周頌多不協韻

吳棫撰毛詩補音序云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以己見定為一家之學釋文是也所補之音皆陸氏未叶者也叶者悉從陸氏

今按亂者樂之卒章也凡樂始作則其聲舒樂記所謂奏以文也曲終則其節急樂記所謂亂以武也史記云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朱子取之是以首尾三章皆為亂也然觀閔馬父之言則那之卒章乃為亂辭

耳韋昭曰輯成也凡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歌所以節舞如今三節舞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詩之分章多寡不一必不混而無别也但秦火之後散亂者多如周頌清廟八句為一章其始末無所屬似有闕文商頌之那以二十二句為一章必是記錄者失於圈别說者以為風雅無一章頌以告神故一章然魯頌及長發殷武各有分章不得不别立一例矣韋强之說何可通乎詩篇之末必總計

章句之數皆毛詩之舊也鄭氏亦稍有不同如關雎後二章分作四章章四句今集傳仍依舊本及集傳另有改正者俱從集傳諸國及雅頌之末皆有章句總數及雅頌什計之數亦毛舊也以非大義所關皆置而不錄○詩之有叶韻為諧歌聲以入樂也朱子以補音多有刋補而集傳已備註矣若周頌清廟之詩不用韻語商頌那之詩疊用三聲盖詩人别有此例也今止發明經義未及於樂故不錄叶音欲審音

者宜於集傳考焉○凡賦比興三體集傳每章但總揭賦也比也興也一語今以三體分屬句下如關雎之參差荇菜左右流之是興也而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則應興之語其義以流之二字與求之二字相倡和而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四句乃興意未盡今通謂之興意也皆分別言之如此類者頗多如行露以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興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而雖速我獄室家不足二句則

未盡之興意也泉水以毖彼泉水亦流于淇興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而孌彼諸姬聊與之謀二句則未盡之興意也淇奥以瞻彼淇奥綠竹猗猗興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四句則未盡之興意也栢舟以汎彼栢舟在彼中河興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而母也天只不諒人只二句則未盡之興意也又有興語多寡不一者如氓之三章則以桑之未落其葉

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椹四句興于嗟女兮無與士躭二句而士之躭兮猶可說也女之躭兮不可說也四句則未盡之興意也四章則以桑之落矣其黄而隕二句興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四句而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四句則未盡之興意也五章則以淇則有岸隰則有泮二句興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四句而反是不思亦已焉哉二句則未盡之興意也又

有以字相應為興如小星以二在字二與字之應為興而寔命不同實命不猶二句則未盡之興意也揚之水以二之字二不字之應為興而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則未盡之興意也衍葦則以勿踐履興莫遠而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則未盡之興意也凡如此類以文句求之斯得矣

訓詁傳授

前漢藝文志漢興魯申公為詩訓詁而齊轅固燕韓生

皆為之傳三家並立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後漢儒林傳趙人毛萇傳詩是為毛詩

孔穎達曰趙人毛公名萇也譜云魯人大毛公為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然則大毛公為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

陸德明經典釋文吳太常卿徐整曰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

毛公大毛公為詩詁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
徐堅初學記荀卿授魯國毛亨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
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
前漢儒林傳毛公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
為阿武令授徐敖徐敖授九江陳俠
陸璣草木疏陳俠傳謝曼卿
後漢儒林傳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初九江謝曼卿善毛
詩宏從曼卿受學後鄭玄作毛詩箋

隋書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

陸德明經典釋文曰鄭玄作毛詩箋申明毛義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矣

今按毛氏之學雖自謂出於子夏然詩序之來毛亦不知起於何人未敢斷以為子夏作也至鄭玄則直指古序為子夏作葢亦因毛學出於子夏之言而足成之也夫子夏嘗因論詩知學而孔子稱其可與言

詩又七十子中子夏最後沒而其授徒又最多後儒言詩者遂依附之故漢儒纂輯家語因有子夏習於詩而通其義之說子夏在孔門以文學名而其用功實以博學篤志切問近思求仁孔子謂其知詩得非以其得性情於言意之表而非玩心於章句之末者歟令觀毛說淺陋牽強往往有難通處子夏之學必不如此雖或得於其徒輾轉授則亦大失其宗矣〇魯申公漢文帝時人轅固景帝時人韓生名嬰文帝時

人皆為博士或謂子夏四傳至荀卿傳大毛公此傳聞之未有定據者也毛氏之名傳亦不的或謂大毛公名亨小毛公名萇或謂萇不知其大毛公歟小毛公歟竊意二毛公必各有名儒林傳亦不明指然世有大毛公名亨小毛公名萇之說必非無因者今當從之盖大毛公乃為傳之人而小毛公則受其傳而為河間博士者也毛公作傳之後則有鄭玄之箋孔頴達之疏以至於宋皆祖毛詩今之章句是也至朱

子始辯毛說之非於是集傳行而詩遂不以毛稱矣嗟夫詩學之失傳久矣所幸遺經尚存是非具列即其辭而紬繹之以意逆志當自躍然於心目之間豈待傳註而後明哉今於諸篇下首標經㫖不盡用舊說也庶以見其意不遠於經文而可求焉○宋儒註詩者皆宗小序鄭夾漈專詆其說而朱子獨從之如將仲子之類今之所謂淫風而非本於舊序者大抵皆夾漈說也世之文士泥於好古以為孔子正樂之

時凡不止於禮義無關於風教者一切刪去今之詩經無淫詩於凡靜女木瓜采葛遵大路子衿揚之水防有鵲巢諸詩皆求舊說以解之而以夾漈為誤朱子如此則桑中諸篇之錄於衛風者義不可通不得不從楊龜山著衛為狄滅之由之說以自救矣夫詩之為教本道性情與史法之垂鑒戒者不同不必牽合其說也且自幽厲以來諸侯之失道而亂亡者不可勝數而不皆錄其所由其說亦有不可盡通者故

謂詩無淫風則是而不知淫風之有存者乃為漢儒
掇拾增加顧欲強為之解不亦勞乎至其所求之舊
說則又主於石經所書之魯詩或以為鄘詩而雜於
衛或以為齊詩而雜於鄭其有篇章可稽似非臆說
者亦可以見漢時詩篇之有錯亂矣夫魯詩出於漢
文帝時而石經蔡邕所書刻在漢末尋經兵火不存
所傳多非邕舊通志略固已辯之豈可取以為先秦
古書之據哉故魯詩已絕雖有一二存者不過附見

於他書耳未必得經旨也然則義有不通者須於經文中平心玩味以得其意固不可偏執己見而亦安可盡拘舊說邪

詩說解頤總論卷二

詩說解頤正釋卷一

明　季本　撰

正釋

正釋釋正經也以别於總論之提大綱字義之盡餘意矣

國風

風者諷也民俗私相咏歌之辭有嘉人之善而感動良心者有刺人之惡而感動恥心者皆諷言也閨門

鄉黨邦國可以通用其言宜皆出於性情之正而不可加以淫辭風之有淫辭世儒之所雜入也周南召南文王武王時之詩也邶鄘以下十三國成王以後之詩也天下之國不止十三其間必有賢君可咏歌與興情之得正者而所載止十三國其詩且多不係於勸戒此理之不可通者也至宋魯無風則鄭氏以為宋王者之後魯聖人之後是以天子巡狩不陳其詩以禮之夫陳詩以觀得失而行黜陟焉此天下之

大政也列國諸侯宜皆有風乃以為王者後聖人後而詩獨不陳則宋魯二國之政可以忽行矣又安有此理邪周詩自雅頌二南之外猶有王風魯雖有頌獨不可仍存其風乎今考何彼襛矣定之方中諸篇皆似魯詩而竄入於他國者不可謂魯為無風也若宋自微子之後君臣代有賢哲而又謂其無一詩可繫於風邪詳見總論六義下其諸國序次說見刪次下未盡之意於各國下論之他詩雜入者則論於各

篇

周南

周名二邑名周即今鳳翔府岐山縣以周公之采邑言也召即今鳳翔府鳳翔縣以召公之采邑言也二邑本皆文王岐周之地文王遷豐而其地空及武王遷鎬於豐之近地而始以岐周故地分二公為采邑鄭氏以為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則以為文王所賜也周名

二公至武王時乃始輔佐在文王時未甞用事也故書君奭歴舉文王之臣惟曰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宫括五人而不及周名安得以岐周地賜之及武王為天子而後使二公分陜以治括地志云今陜州有陜原去州西南二十五里分陜從此原為界理或然也周公治内自陜以西王畿在焉故所主皆國都之事召公治外自陜以東侯服在焉故所主皆諸侯之事而風亦以此分焉文王以諸侯為西伯得專征

伐雖三分天下有其二不過言西方人心之歸而已然其所治惟在故封若陜外之國則各有諸侯主之文王方當事殷之際小心翼翼安敢盡制其國之事哉至於武王為天子而天下始兼統矣惟以周之先世公劉自翟疆遷豳太王自豳遷岐本自北而南故岐周之地遂以南名武王有天下而陜外東西之國雖盡有之亦但通謂為南猶今北方稱中國為南朝也程大昌乃以南為樂名不主自北而南之說夫詩

列樂官固爲南部然豈二南所以爲南之本意哉至於分陝之說公羊以爲成王時事先儒蓋有疑者而亦無確論惟黄氏以爲分陝當在武王得天下之後而二南之繫當在二公分陝之後此說得之蓋陝内之民漸化者久陝外之民被化者新則周南之詩文王爲多而名南之詩武王始備也但文王止爲諸侯未嘗廵狩采詩而廵狩采詩乃武王時事也采詩之後其在諸國者必以叚實於方伯而名公因以文王

時詩併入獻之周公之於國都亦然否則二公各輯治内所存文武之詩以成編而使人肄習邪然則二南之詩乃周召二公之所手錄也二南之係周召殆以此耳且二公皆聖人也故其所次篇章皆切倫理而二南之教天下遍行故孔子教其子伯魚使為周南召南則二南之名古所已有此豈可與他詩不闗風化者並論哉二公分治甚久周公之没在成王之末召公之没在康王之初則文武之詩采輯盡矣成

王以後風化不及二王不得入周南者則别為王風
不得入召南者則别為國風欲人專以文武為法也
其用意深矣令觀破斧九罭皆周公既歸而人愛之
之詩在成王之初當屬於王風而誤為豳國甘棠乃
召公既去而人思之之詩在成王之後當屬於所嘗
聽政之國如郇伯之在曹而竄入召南此詩之所以
雜亂而難通也夫詠周公者當為王風而詠召公者
不當為召南則二南之詩可以知其為文武之正風

而不待辯矣

關雎

按鄭氏箋舊解云三百十一篇詩並是作者自為名但小序多失作者之意朱子於辯說既詳辯之今細繹其辭以意逆志首揭數語於篇端謂之經旨其與朱子不合者則亦稍加辯論焉

經旨曰關雎宮人詠后妃之德能使人畏而愛之也蓋已事后妃時詩矣后妃即文王之妻太姒未嘗稱

后乃後人追稱后妃如西伯之追稱文王云爾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興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興意）

關關樂意相關而其聲應也雎鳩水鳥狀類鳧鷖河大河之近洽陽者指后妃所生之處而言也洲水中可居之地窈窕委曲深微之意淑善淑女指后妃女者婦人之通稱如綿之詩稱太王之妃為姜女也君子指文王好亦善也逑與仇同匹也文王之志在於宜家人以教國人而后妃之德能與之合故曰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興也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興意○參初金反差初宜反下章同

參差不齊貌荇叢生水中長短隨水淺深也左右言隨所處而無一定之方如此章以順水之勢為左右下章則以制荇之宜為左右也流者順水之流而求之未言得也故爾雅直謂流求也荇可為菹其性柔順故以起興寤寐以夜卧言寤於寐中也則無思而不思矣服猶佩服之服謂藏於心也悠長也輾轉反

側臥不安席之意此宮人求后妃之歡心而不得之辭也自怨自艾自責自脩有哀痛迫切之意焉故思之長而不安席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興也）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興意）參差荇菜左右芼之（興也）窈窕淑女鐘鼓樂之（興意）○（樂音洛後凡和樂歡樂嘉樂之樂並做此）

采取而既得也芼熟而薦之也琴瑟皆絲屬堂上之樂與歌聲協比者也得相親密故曰友友者親愛之

意鐘金屬鼓革屬堂下之樂所以起作樂者也自此八音並奏樂形於外比友為舒暢矣此宫人言既得后妃之歡心而相與愛樂於琴瑟鐘鼓之閒也○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其得性情之正也朱子以為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不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是以憂樂因於后妃而後為得正也竊意未有其人而先思則思為懸想已得其人而即喜則喜為縱情

如此則憂樂有所繫矣尚得為正乎盖后妃在宮肅雝易事難說宮人非賢無由進御故不得其歡心則憂其德之有虧寤寐反側不能自安見其内自責也得其歡心則樂其德之有合琴瑟鐘鼓方能相洽見其不敢肆也憂以反躬則哀止於禮義之正而非毀性之哀故曰不傷若道心不行而一於困鬱則其哀為毀矣樂以謹禮則樂約於音律之中而非縱情之樂故曰不淫若畏心不主而流於歡娛則其樂為縱

矣故關雎所以為得性情之正者以宫人感於后妃肅雝之化而各脩其德亦和而敬也周公作樂列於房中孔子删詩序於篇首非以此為文王之化行於后妃而可以為脩身正家之本乎春秋之時世俗所尚不過鄭衛淫哇之聲耳而師摯入官之初獨以關雎為敎至其卒章音節已急而聲氣和平終始一貫故孔子嘆之而曰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其所得於關雎者深矣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此房中之樂也國中之化皆由此始故以為

周南之首而鄉樂亦多用之

葛覃

經旨曰后妃自叙治葛覃而欲歸省其親見其處富

貴之地而能勤儉孝敬也婦德莫先於肅雝關雎是

也婦功莫先於勤儉葛覃是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黄鳥于飛集于灌木其

鳴喈喈賦也○施音異後凡延施之施並同

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覃延施引蔓相及也中谷谷中也萋萋盛貌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此章追敘葛葉方盛而有黄鳥鳴於其上葢初夏之時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賦也○斁音繹亦作射皆取厭怠之義後並同

莫莫茂密貌刈斬濩煑也精曰絺粗曰綌斁厭也此

言盛夏之時葛既成而治以為布也服之無斁言安於絺綌之服而無外慕羅綺之心也○治葛之時蠶事亦宜並舉后妃但言治葛而不及蠶事者以治葛乃盛暑煩縟之事樂於親執其勞而不欲輕視耳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賦也○害音曷

言者語辭師氏女師也言告言歸謂所告於師氏者以歸寧也薄不敢大肆之辭猶言略也汙謂去其垢

澣則濯之而已私䄙服也衣常服也舊説以禮衣為衣則禮衣不可以澣也害何也寧安謂問安也后妃自洽陽嫁於周國在渭水傍自周歸洽以寧父母由文王為西伯時言之乃境内也故有歸寧之禮若在鄰國則諸侯猶不得越境况其妻乎歸寧之禮詳見春秋私考莊公二十七年杞伯姬來下此言治葛既畢而始歸寧父母必告師氏者盖師氏乃君子所選以掌閨門之教者不敢專也

葛覃三章章六句

集傳曰此詩后妃所自作故無贊美之辭然於此可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

卷耳

經旨曰文王懷賢臣遠役而不得置之左右以論大道也當紂之時四方叛亂賢臣久勞征役困於險遠

之地而不得歸焉諸家皆據小序求賢審官之說而義與文乖多曲為之解歐陽氏辯之審矣集傳之說亦深得其文義但以為后妃思文王而作則采卷耳而寘道路酌罍尊而解憂傷似與后妃貞靜端居表率宮人之德不類故直以為文王懷賢耳然亦初為西伯德化未行於紂之叛國時所作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興也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興意○卷上聲頃音傾後凡言頃筐並同

采采非一采也卷耳草名可以為茹故采之頃欹也筐竹器筐欹則不滿故曰頃筐懐思也人指賢臣寘與置同棄也周行大道也言頃筐易盈之器欲以卷耳為茹而采之又采猶不易盈况於賢才之難得者乎故以興所懐之人本有大道可以正君善俗而乃棄於遠地使之久勞不得大用安得不嗟嘆哉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懐賦也

陟升也崔嵬小雅谷風傳謂山巔是也蓋言其髙爾

雅以石山戴土釋之則𤛑訛耳虺隤馬罷不能升高之病姑且也罍成酒之器惟人君得用金飾永長也懷即上章懷人之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賦也

山脊曰岡玄黄者玄馬病極而色變為黄也兕觥以兕角為爵也○此二章皆欲登高山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則馬罷病而不能進亦可以見其地之險遠矣而賢人久勞於彼乃不得歸則姑酌酒以自解

庶幾不至於過傷懐抱耳金罍兕觥皆人君所與諸臣酬酢之器盖雖憂勞逺臣而亦不廢諸臣燕飲之事也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賦也

砠爾雅以為土山戴石盖言其髙處之險阻也瘏馬病不能進也痡人病不能行也吁憂嘆也言賢人既在險逺之地望之不可得見則將如之何哉但有嗟嘆而已此可以見其懐賢之切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

經旨曰南國美文王屈已下人之德也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興也樂只君子福履綏之興意○樂音洛只音止後凡言樂只及語辭之只並同

南南國猶周南之稱南也木下曲曰樛藟葛類一名巨瓜亦蔓延生纍纒繞也只語已之辭君子指文王

舊說指后妃非也未有婦人而可目為君子者履如

易視履考祥之履綏安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興也樂只君子福履將之興焉

荒庇覆也將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興也樂只君子福履成之興焉

縈迴旋也成就也　此詩三章以文王能屈己下人故以樛木起興而言其為福祿之所歸也人心之歸即是福祿

樛木三章章四句

蘇氏曰凡詩每章有先後淺深之異者固自有說若樛木螽斯之類皆意不盡申殷勤而已欲強求而說則迂雜而不當矣東萊呂氏曰詩亦有初淺後深初緩後急者然大率後章多是協韻按此二說可以為詩中通章複咏而文句相同者之通例

螽斯

經旨曰美后妃之化也后妃有不嫉妬之德故衆妾

輯睦而化及於子孫也

螽斯羽詵詵兮比也宜爾子孫振振兮賦也○振音真後凡言振振並同

螽斯蝗屬一生九十九子斯語辭如鷽斯鹿斯之類蓋非斯螽亦非阜螽也詳見七月字義以羽言所重在羽也詵詵和集貌爾指后妃振振感動相親之意說見麟趾

○螽斯羽薨薨兮比也宜爾子孫繩繩兮賦也

薨薨群飛聲繩繩會聚相聯之意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賦也比也

揖揖歛戢貌蟄蟄退藏不競之意○螽之生子多者莫如螽斯故以比衆妾此詩之義重在衆妾之輯睦觀下文宜爾二字葢本於此非以興子孫也螽斯始化其羽詵詵然比次而起已化則飛薨薨然有聲既飛復斂羽揖揖然而聚衆妾之輯睦如是故其子孫亦皆振振而親繩繩而聚蟄蟄而藏其徳皆如其母不但生育之衆多而已凡此皆后妃不嫉妬之所致

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

經旨曰美后妃之化能使女子之嫁者皆盡婦道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興也之子于歸宜其室家興意○華音花後凡華實之華並同

桃木名華紅實可食夭夭少好貌灼灼華盛如火然也桃之有華婚姻之時也故以時物起興因以見女

子德容之美也之子指嫁者而言但不知其為何人之女其必文王之公子公族而后妃所教於宮中者歟于於也指所往也故毛氏以往訓之婦人謂嫁曰歸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室者夫婦所居而家則一門之内也處室家而皆得其宜女子之賢可知矣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興也)之子于歸宜其家室(興意)

蕡大也以實之大起興見其當有嗣子之昌也上章言室家以宜室而推及於家也此章言家室以宜家

而歸本於室也皆見化本於閨門之意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興也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興意

蓁蓁美盛貌此以葉之盛起興見其當致家道之盛也家人一家之人也家人宜則老老長長慈幼無不得其所矣朱子曰木少則華盛三山李氏曰桃之少壯則結實必大其葉必蓁蓁然盛若非少壯則雖結實不復大雖有葉不復蓁蓁此皆謂女子當及盛年而嫁也然則貴於盛年者不在容色而在於有德耳

蓋年少而有德則其精神運用足以宜家而昌大其族此桃夭所以為后妃之化也詩人之意豈借桃以詠容色之美哉

桃夭三章章四句

東萊吕氏曰桃夭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餘興未已而反覆咏嘆之耳

兎罝

經旨曰美兎罝賤士才德無全能勝武事之任見文王之能揚側陋而野無遺賢也

肅肅兎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賦也○丁陟耕反後凡言丁丁並同

肅肅整飾貌罝罟也丁丁椓杙而與空林相應聲設兎罝而肅然整飭可以見其人之不苟矣赳赳武貌以居武職故曰武夫公侯指文王見文王未嘗稱王也干盾也扞敝如盾防守如城謂其勇力足以任守

禦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賦也施設也中逵謂九逵之道中也爾雅云九逵謂之逵好仇者相與為友也謂其智謀足以資論議不但干城而已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腹心同德之謂謂其忠信足以寄腹心不但好仇而已夫以守禦武夫而其德猶如是可見周南之世賢

者在位能者在職而所謂才者皆本於徳也豈專以勇力為武者哉

兎罝三章章四句

芣苢

經旨曰美后妃無嫉妬而欲衆妾之有子也舊説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芣苢以為樂恐非婦人之宜而亦不得為俗美矣文王之化豈如是哉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賦也

芣苢車前蓋宜子之草也欲宮中之人宜子而皆采芣苢可以見后妃之不妬忌矣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賦也

掇拾也捋取其子也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賦也

袺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襭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

帶閒也○采而有有而掇掇而捋捋而袺袺而襭采收之序如此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

經旨曰美文王使人及時嫁女以絶其遊戲之端也舊說以為文王之化及於江漢故其出遊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為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且當于歸而欲秣其馬其心猶愛慕之則文王之化獨能使

婦人女子知禮義而不能化男子說懌女美之本心也豈所以語文王之治哉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興也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興意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比也○息韓詩作思當從之

上竦無枝曰喬大抵木下蟠則陰廣上竦則陰少云喬木則其下無蔽翳矣蓋狎邪之人平時於此求游女而今不可休故即此以興游女之不可求也○漢水自西流至漢陽而江水自南來合焉主漢而言也

泳潜行也方桴即竹筏也漢水合江則闊故言泳江則其流本長故言方本詠漢游女而併及於江者盖游女之不可求者以其既嫁也既嫁則地近人遠咫尺千里語其近則如漢之不可泳語其遠則如江之不可方盖即游女所近之水遠不可從者以為比皆美文王之辭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興也之子于歸言秣其馬興意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比也

翹翹高竦貌錯雜也楚木名荆屬孔氏曰楚在雜薪中尤翹翹者是也秣飼也文王之治先使漢之游女及時歸嫁以絶其好游之心盖其施為之序自化大族始所謂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也如翹翹錯薪之中而刈其楚則以楚比巨室之特出者以起興而言游女方秣馬以嫁而平時欲求者皆不可得此文王正民風之首務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興也）之子于歸言秣其駒（興意）漢之

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此也

蔞蔞蒿也陸璣曰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據此則蔞亦雜薪中之翹翹者上章言刈木此章言刈草蓋因喬木之下無蔽翳而言駒小馬之名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

經旨曰婦人因其夫免於征役而以得遂室家之願歸德於文王也文王時為西伯而汝在豫州已依為

父母則此時已得三分天下有二之人心者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賦也○調音周

汝墳汝水邉之墳起如墳也枝曰條幹曰枚惄思食之意調一作輖謂重載也思日久則亦重矣君子行役於外其妻為樵蘇之事而親伐薪則庶人之妻也此盖喜其夫初歸而追賦其未歸時思念之情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賦也

斬而復生曰肄伐枚而又伐其肄則踰年矣至是見

其君子之歸而喜其不相棄也云不遐棄則見其夫雖在遠道而亦專念其妻無貳心於他慕也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賦也比也

魴即今鯿魚身廣而薄魚之少力者也赬赤也魚勞則尾赤魴尾本白而赤則勞甚矣且取少力而勞以為細民困於重役之斲燬以紂之酷烈言父母指文王孔甚邇近也蓋下民征役之勞實由紂酷烈之政此本文王未専征伐時言也及既為西伯德化漸行

則從役者歸得遂室家之願而婦人因謂其夫可依父母以宜其家也當紂之虐連年遠役猶不敢違而況於文王之行仁者乎其尊君親上之意藹然見於言表矣華谷嚴氏謂是時商王尚存西伯之事皆幹蠱王室婦人從而勉其夫以王事雖急如火不得少休然父母相去不遠不必念家而怠王事此言甚厚但既有文王專征伐則從役之民豈復憂王室之如燬乎故意此征役之歸必已被文王之澤矣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

經旨曰此借麟以美文王之化能行於子姓見治國平天下之本在於一家之仁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于嗟麟兮比也〇于音吁後凡言于嗟並同

麟麕身牛尾馬蹄不履生蟲不踐生草王者至仁乃出獸中之最靈者也牡曰麒牝曰麟通名為麟耳趾足也有足者宜踶而麟有足不踶振振振動之意舊

註有訓盛者有訓信厚者而集傳於此則訓曰仁厚皆於振字之義不相關故直以振動釋之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此也

定額也有額者宜抵而麟有額不抵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此也

有角者宜觸而麟有角不觸○麟仁獸也其性不殺見之者皆感悅焉而非盛世則不出文王之德由親親而達於仁民愛物故其公子姓族皆振動其良心

莫不興起於仁可以任民物之責皆文王之化也故即麟以比文王而嘆之曰于嗟麟兮葢美其能感動人者皆自近始其仁亦如麟之世不常有也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詩説解頤正釋卷一